

联合国



#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十九年

## 第一一二一次会议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纽约

---

###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121) .....	1
通过议程 .....	1
秘书处声明 .....	1
关于对柬埔寨领土和平民的侵略行为的控诉(S/5697) .....	1

##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 第一千一百二十一次会议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星期一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R. 赛杜先生**(法国)。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玻利维亚、巴西、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象牙海岸、摩洛哥、挪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 临时议程(S/Agenda/1121)

1. 通过议程。
2. 关于对柬埔寨领土和平民的侵略行为的控诉(S/5697)。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 秘书处声明

1. **斯塔弗罗普洛斯先生**(法律顾问)：秘书长责成我以他的名义作如下声明。

2. 苏联代表在安理会上次会议上提到了秘书处安放在安全理事会议席上写着“越南”字样的国名牌子的事。那次会议后，秘书长查问了这个问题，发现由于疏忽，这块牌子上及安理会主席谈到的那本“蓝皮书”中的“越南”的提法都不符合秘书处一贯的做法，秘书长对此表示遗憾。这种惯用的做法是用它的全名来称呼越南共和国，并在排列议席座位时，把它排在字母“R”之列。这项做法是由来已久的。它是在秘书处专门名词公报一九五八年以现在这种形式第一次发表时规定的。那时，专门名词公报具有咨询性质；但是，一九五九年九月它被确定为制订权威性规定的出版

物。有关越南共和国的规定最近发表在编号为ST/CS/SER.F/177/Rev.2 的一九六三年七月七日的专门名词公报内，这份公报的标题为“国家的名称和民族的形容词”。正如公报引言所指出的，每一种情况所列的第一个称呼应作为在联合国使用的通常称呼。越南共和国的名字是用第一个称呼全名写出的，并排在字母“R”之列。应当提一下，不仅联合国的正式文件，而且凡是在联合国主持下所缔结的所有多边条约中，关于越南共和国的称呼都是按照专门名词公报规定的做法办的。

3. 鉴于上述情况，除“越南共和国”以外的任何提法都是非正式的，并且秘书长已做了指示，对安理会使用的国名牌子上和“蓝皮书”月刊中的有关提法作必要的更正。

## 关于对柬埔寨领土和平民的 侵略行为的控诉(S/5697)

4. **主席**：根据安全理事会就目前讨论的问题前此作出的决定，现在请柬埔寨代表和越南共和国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5. 我想补充一点，关于这个问题，我收到了柬埔寨外交大臣的一封信(S/5714)，<sup>1</sup>信中指出，柬埔寨王国政府委派他作为它的代表参加安全理事会就柬埔寨对越南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控诉所举行的讨论。柬埔寨常驻联合国代表宋先生将任副代表。

6. 此外，安理会各位代表今天上午可能已拿到了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一份报告(S/5713)，<sup>1</sup>通

<sup>1</sup>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四月、五月和六月份补编。

知他已经收到了越南共和国外交部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发来的一份电报，说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越南共和国总统任命武文牡先生为越南共和国代表，张有庆先生和阮富德先生为副代表，参加安全理事会有关柬埔寨控诉的讨论。秘书长还说，他认为，这份电报足以作为委任书。

应主席邀请，胡森巴先生(柬埔寨)和武文牡先生(越南共和国)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7. **武文牡先生(越南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安全理事会邀请越南共和国政府参加关于柬埔寨王国政府提交安理会的高棉与越南边境事件问题的辩论。这样就使我们有机会在这个高尚的国际机构，就一个被宣传严重歪曲的问题陈述我们的立场。

8. 然而，我不愿仿效苏联的费德林先生。他那马戏演员般的华丽的词藻和这个会议进行辩论的严肃气氛似乎是很不协调的。我们将不理睬他所说的什么“戴着王冠的……猴子”那番话，而要客观地、心平气和地来谈关于高棉-越南边境事件的问题，这个问题已成为我们主要关切的问题之一。

9. 事实上，在近几年来不幸过于频繁地发生并使我们深感痛心的那些事件中，越南才是受害者。

10. 共产党的军队利用边界不明确和防卫不严的情况，在掠夺了位于边境附近的越南的和平村庄和城镇之后，为了逃避越南军队，就跑到柬埔寨领土内进行隐蔽。

11. 自一九五八年以来，越南共和国政府曾多次向柬埔寨王国政府建议共同努力来达成一项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以结束这种只能危及我们自己的安全和柬埔寨的安全的状况。

12. 使我们非常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努力都落空了。可是柬埔寨王国政府却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了最近发生的三次事件，即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的蒙村事件，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九日的昌特里亚事件和一九六四年五月八日的特洛事件。所有这些事件都没有引起安理会的注意，因为每一次事件都没有引起争议。

13. 关于第一个事件，我们曾向柬埔寨建议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到出事地点进行调查，以确定越南

政府应承担的责任，和如果需要的话，应由我国政府赔偿的款项。

14. 然而，柬埔寨王国政府却愤怒地拒绝了这一合理建议，理由是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及驻金边的武官已经到现场进行了调查，因此，第二次调查将是对参加第一次调查的人的诚意的一种污辱。从我们这方面讲，我们认为，解决这件事的最好办法，是有关双方会晤，各自阐述其立场，一道研究事实并坦率地交换意见。如果要达成一项双方均满意的解决办法，那么，背着一方进行一场宣传运动，并且求助于从法规上或国际上讲都没有公认的权限来处理这一问题的机构，那是无济于事的。

15. 关于昌特里亚和特洛事件，事件一发生，越南政府立即向柬埔寨王国政府表示了歉意，并提出向受害者赔偿损失。我们寻求解决这些事件的诚意以及行动之快就使柬埔寨王国政府的控诉变得没有理由和毫无意义了。

16. 越南外交部正在准备一本关于这些事件的白皮书，其中附有一切必要的支持性文件，并将很快提交给安全理事会。

17. 我们想趁此机会提请安理会注意造成这些由于其频繁发生而已损害我们国防的边境事件的原因。首先应该强调指出，这些事件并不总是单由一方造成的。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柬埔寨部队侵犯了越南领土，并造成很多人死亡和巨大的破坏。

18.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日，六十名柬埔寨士兵进入安江省永乐村抢劫和屠杀居民，造成了五十二人死亡，二十二人受伤，并烧毁了三十间房屋。这个村庄位于离边境二公里的一条运河岸上，而这条运河则完全是在越南领土之内。

19. 更近一些，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九日，一架越南的L-19型侦察机在越南领土上空参加一场对越共的战斗时被两架柬埔寨T-28型战斗机击落。这架飞机是在离边境四公里的建祥省丰富村坠毁的，机头朝着边境方向。飞机坠毁的位置以及发动机布满弹痕的飞机残骸都证明了，这架飞机是在越南领土上空遭到袭击之后，由于发动机突然停转而立即坠毁的。

20. 我们回忆这两个事件，不是单纯为了互相指责，而是为了反映柬埔寨问题的真实情况。在大多数情况下，发生柬埔寨和越南之间边境事件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整个边界没有清楚划定，另一方面是由于越共在针对越南共和国的侵略活动中侵犯了柬埔寨领土。我们将顺次阐述这两点。

21. 首先，柬埔寨和越南之间的边界线在好几个地方都是不明确的。一九四五年以前，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同属法国治理下的印度支那联邦。这些国家之间的国际边界问题只是在它们获得独立以后才具有头等的重要性。这就是这些邻国之间的分界线不象它应有的那样明确的原因所在。

22. 第一，在好几个地方，分界线是在缺乏初步调查和认真勘测的情况下粗略划定的。它通常是根据比例很小的航空照片确定的。特别是高棉和越南边境沿着越南高原的那一段，情况就更是如此。为了阐明这点，我们要提一下一九五八年三月和五月发生的朱村悲惨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在越南的波来古省与柬埔寨的腊塔纳基里省交界的朱村附近，柬埔寨与越南的地方军队因确定界碑的准确位置而发生冲突。

23. 第二，越南和柬埔寨接壤的地方常常是没有天然界碑的平原或森林地带。而且某些地区在七十多年前树立的界碑大部分或者已经消失，或者被当地居民移动——即使是在法国治理时期也是这样——而没有被人注意。

24. 第三，印度支那的地图并不总是可靠的。这些地图是由印度支那地理局、越南国家地理局、高棉地理局或美国陆军地图局绘制的。

25. 这些地图并不总是一致的——远非如此。即使是由同一个机构所绘制的地图，在那些按不同比例制定的地图之间也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例如，在印度支那地理局所绘制的地图上，如果用四十分之一的地图和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对比一下，在一些地方就存在多达几公里的差异。另外，有些地图标明的边界在很多地方与昔日印度支那总督府颁布的法令是不一致的。庆和岛(安江省)和巴南岛(建丰省)就是说明这种不一致的两个例子。

26. 而在其他情况下，由于河流淤积或浸蚀而造成地形变化也给边界线带来重大的影响。例如，在所有地图上，建丰省湄公河上的常福岛全部位于越南领土上。但是，由于河床冲积土的增加，岛角已向北部延伸，逐渐越过了高棉和越南的边界线。越南的巡逻艇在绕岛巡逻时无意中进入了柬埔寨领水，因而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引起柬埔寨的强烈抗议。

27. 我之所以冒昧地随便援引这些典型细节和事件，是因为柬埔寨王国政府一向拒绝承认边界线经常是不明确的。

28. 第二点是关于越共游击队利用柬埔寨领土作为他们对越南进行侵略活动的掩蔽所和供应地的问题。越共频繁地越过柬埔寨越南边界，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他们往返穿越边界，有时是小部队到柬埔寨去寻找补给，有时是大部队逃进柬埔寨以回避越南共和国武装部队进行的军事扫荡行动。而在其他情况下，越共干部则由柬埔寨进入越南，以便对那些他们强行征募的青年进行训练和思想灌输。这种往返的活动已被俘虏的供词及许多缴获的文件所证实。我国政府已经把越共历次侵犯柬埔寨边界的行径详细记载成册。我们不久将散发给你们的白皮书中记载了最近这几年中从外部指挥的颠覆活动，和与此有关的无可辩驳的见证和其他证据。

29. 我只须举最近发生的几起典型事件为例，便足以使安理会对我国政府在边境上面临的困难有个了解。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一日，来自高棉领土的一些越共分子进入安江省珠富县的永全村，将四个当地居民劫往柬埔寨领土。一九六四年四月四日，携有重武器的两营越共袭击了设在福新的越南边境哨所。这些越共部队在袭击之后大部分又撤到柬埔寨领土。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四日，来自柬埔寨领土的两营越共同时袭击了安江省安富县的四个边境哨所，然后又撤到柬埔寨领土。

30. 对我国政府来说，另一个同样严重的问题是柬埔寨通过湄公河把爆炸品走私和秘密运进越南的问题。这就涉及到用于制造炸药的氯化钾问题。对被越南共和国武装部队缴获的手榴弹、地雷和诡雷所做的化验表明，这些致命武器中百分之八十的炸药是用

氯化钾制成的，而这些氯化钾正是从柬埔寨偷运入越南的。

31. 据柬埔寨自己公布的官方统计数字，这个国家进口的氯化钾近年来增加得很多。请看下面几个数字：进口量一九六〇年十公吨；一九六一年十二公吨；一九六二年一百二十九公吨；一九六三年到八月二十七日止一百七十公吨，也就是说比一九六〇年增加了十七倍。我国政府不知道怎么样来理解这种化学品消费量如此大幅度增加的原因；它没有能够在柬埔寨军用或民用方面的合理需求中，发现有任何相应的增长。

32. 据柬埔寨的另一官方统计数字，红磷的进口量也同样增加了。在一九六一年，柬埔寨根本不进口红磷。在一九六二年进口了二点八吨，但是这个数字仅在一九六三年的头七个月就增到四点一吨。

33. 难道有必要强调指出，柬埔寨这两种战略物资进口量的增加，恰恰是与越南共产党分子加紧进行的破坏和游击活动的现象同时出现的吗？

34. 此外，在湄公河上截获的许多船装爆炸品，证实了这条河流是用来从柬埔寨向越南运送这些爆炸品的主要渠道。为了不多耽误安理会诸位代表的宝贵时间，我仅再举一些此类事件为例。

35.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九日，民团搜查了一只舢板，发现了一公斤红磷和二十三个每个装着七十五公斤氯化钾的口袋，其中两个口袋上印有“K. K. 金边”的字样。其他的口袋上印有“过境”的标记和四个意为“联合公司”的中文字。从对舢板上的六个人的审讯中得知，他们是被收买来从柬埔寨边境向越南领土上的新洲附近运送炸药的当地居民。他们本来应在约定地点把炸药交给雇用他们干这件事的人。

36. 越南海军一支河上巡逻队在安江省隆富哨所民团的协助下，于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在靠近哨所的地方截获了一艘载有四千零八十公斤氯化钾和两个各装有十五公斤红磷的容器的船只，这些货品是从柬埔寨经陆路，然后装到了船上、藏在一批竹子下而运到越南的。

37. 从上述几个事件可以清楚地看出，越共在

边界上穿来穿去，而湄公河则被用来作为从柬埔寨往越南运送给越共分子的战略物资的主要渠道。越共还在柬越边界沿线并延伸到两国领土上的地区建立了军事设施。

38. 人们还可以从中看出，越共是柬越边境事件的真正罪犯。他们对柬越边境的侵犯行径是系统的、蓄谋的、具有明确的侵略目的的；与此相反，如果说越南军队偶尔误入了柬埔寨领土，那完全是他们在激烈战斗中和穷追逃入柬境的越共分子时无意中越界的。

39. 因此，这些事件无论如何不能归咎于越南的“侵略”。众所周知，越南共和国此刻正在进行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它本身就是来自北方的共产党侵略的受害者，它不可能去考虑侵略邻国。

40. 共产党分子在越南共和国领土上进行的颠覆活动不仅是对越南的自由和民族独立的严重威胁，而且也是对自由世界在东南亚这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的严重威胁。

41. 国际监督委员会在它一九六二年六月二日的特别报告里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这种来自北方的侵略。作为日内瓦会议<sup>2</sup>两主席之一的英国首相几星期前在下议院所作的声明里也明确地强调指出，目前在南越进行的颠覆活动是由北越共产党指挥的。

42. 在我们进行的这场反对赤色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我们感谢自由世界许多友好国家，特别是美国，承蒙它响应了我们的呼吁，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给我们以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来鼓励我们维护自由事业。我们曾多次庄严声明，一旦共产党在越南的侵略结束，我们将第一个要求停止这种援助。

43. 那些针对我们朋友的指控以及由共产党分子炮制的越南共和国中立化的计划，只不过是达到了这样一种目的而玩弄的阴谋，即孤立越南共和国和助长侵略行为。人们不禁要问，倘若在上次世界大战那些危急的年代里，美国没能或者不愿和欧洲各国人

---

<sup>2</sup>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举行的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民一道参加反对纳粹极权主义的斗争的话，今天的欧洲的命运将会是怎样。

44. 因此，对于柬埔寨王国政府在安理会上提出的边界事件，应该客观地分析其真正的起因。为了对症下药，就应追溯到祸害的真正根源。只要边界没有明确划定和标明，只要越共部队乘缺乏适当监视之机坚持侵犯柬埔寨领土以继续其对越南共和国的侵略，那么，即使越柬双方都具有诚意和睦邻精神，柬埔寨和越南之间的边境事件还会有重新发生的危险。

45. 为了最终解决这些损害越柬两国良好的谅解关系的事件，越南共和国政府首先建议建立一个在联合国主持下的专家委员会，以在越南和柬埔寨边界上所有有争议和不清楚的地方准确地划定和标明界线。这个委员会应由经双方政府同意的专家和两国政府的代表组成，其任务是制定两国政府均可接受的边界地图。其次，越南共和国政府建议建立一个对越南和柬埔寨之间边境地带进行视察的有效体系，因为这一措施对于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更为重要的。

46. 柬埔寨王国政府总是矢口否认其领土上有越共部队存在。为了证明它的诚意，柬埔寨政府在其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的解释性备忘录〔S/5666〕<sup>9</sup>中建议“对它的边界实行国际监察”。

47. 越南共和国政府完全赞同这个触及问题核心的解决办法。但是，作为具体措施，柬埔寨王国政府只建议派遣一个联合国调查小组去现场。在越南政府看来，这一措施是不够的和不适当的。其实很明显，一个调查小组，不管其成员有多大能力，实际上是不可能昼夜二十四小时监察整个柬越边界线，并阻止游击队的秘密入侵。

48. 基于上述理由，越南共和国政府曾经多次向柬埔寨王国政府建议组织由两国军队组成的混合巡逻队，对边境地区实行共同监察，以阻止越共的入侵和防止两国之间发生事件。可是，柬埔寨王国政府始终认为这种作法与它的中立观念是不相容的而予以拒绝。我们希望柬埔寨王国政府能够重新考虑其决定。

<sup>9</sup>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四月、五月和六月份补编。

49. 总之，柬埔寨王国政府好象比较愿意求助于国际监督委员会，并希冀在另一次日内瓦会议上扩大该委员会的权限。但是，从现实的观点来看，必须承认，国际监督委员会“三驾马车”的组织方式，加上任何决定都须一致通过才能付诸实施的规定，使得这个委员会监督和调查的职能完全陷于瘫痪。如果这方面需要什么证据的话，那么，尽管有国际监督委员会在，越共目前仍在南越和老挝加紧活动的事实就足以证明了。

50. 另一方面，正如国际监督委员会在它一九六二年的一份特别报告中以及日内瓦会议两主席之一英国首相霍姆勋爵所确认的，北越系统地破坏了它在一九五四年签署的日内瓦协议。设想它会更严格地尊重另外一个不管是包含什么内容的日内瓦协议，那是幻想。

51. 履行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过程中所遇到的这些令人失望的事实表明，那种要求召开另一次日内瓦会议来保证柬埔寨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中立的方案是毫无用处的。

52. 因此，如果柬埔寨王国政府不接受越南共和国政府迄今为止向它提出的建议，即和我们的军队共同组织混合巡逻队来监察边境地区，那么，剩下的唯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在这一边境地区建立国际监督体系。

53. 事实上，作为被控告侵略柬埔寨、入侵柬埔寨领土的一方，我们只要求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监督体系来防止发生那些别人无端归咎于我们，而实际上是由共产党分子所犯下的罪行。监督的形式尚有待于决定；对于我们来说，首要的问题是国际监督体系应该是客观的和有效的。如果需要的话，我们方面准备提出一些具体建议，或者认真考虑来自任何方面的建设性建议。事实上越南共和国政府唯一的目的是和柬埔寨恢复友好关系。

54. 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日革命以后，越南共和国政府曾派过两个亲善代表团去柬埔寨，即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由陈正长大使率领的代表团，和今年三月份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黄文高将军率领的代表团。

55. 越南已表示愿意同柬埔寨恢复柬埔寨王国政府一九六三年八月决定中断的外交关系。

56. 越南共和国政府还重申它愿与柬埔寨举行双边会议商讨所有有争议的问题，以恢复两国之间的谅解气氛。

57.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八日，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越南政府总理阮庆将军声明，他准备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同西哈努克亲王会晤，就那些影响到柬埔寨与越南的问题举行会谈。

58. 今天提交安全理事会审议的这些建议就充满着这种谅解精神，我们十分希望我们的邻国对此作出热诚的响应。

59. 越南有一句古老的谚语，柬埔寨也一定会有与此相当的话，即“远亲不如近邻”。

60. 薛先生(中国): 安全理事会正在研究柬埔寨提出的、据称越南正规军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和八日对其领土和居民犯下“侵略行为”的控诉。控诉也涉及到了美国，因为据柬埔寨说，这两次事件都有美国军官在场。因此，列入安理会议程的问题的范围从内容和涉及到的方面来说都是十分明确的。安理会在谋求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的时候，没有任何理由超越这个范围。

61. 我们代表团十分注意地听了上星期柬埔寨代表在安理会〔第一一一八次会议和一一一九次会议〕上所做的发言，并仔细地考虑了他提出的那些事实。这些事实似乎并不能完全证实关于侵略行为的指控。

62. 在柬埔寨所指出的时间里发生的事件显然是边界事件。这些事件的性质今天上午已由越南共和国代表解释清楚。这些事件是局部性的，其范围是有限的。如果说某些越南军队确实越过了边界，那他们也是立即撤了回来。很明显，不存在任何侵占柬埔寨领土的意图，也没有提出改变两国边界的要求。没有任何证据说明跨越边界是由越南政府授权或命令的。事实上据报道，在柬埔寨宣布五月七日所发生的事件之前，越南政府甚至不知道这一事件。

63. 在辩论中，柬埔寨代表还谈到了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九日发生的昌特里亚事件。显然这是另一起

边境事件。越南政府在核对了它的军队确实越过了边界，并由此而造成了生命财产的损失以后，就立即向柬埔寨表示了歉意，并且表示愿意向受害者赔偿损失。这是国际关系中模范的负责任的举动。任何一个立意进行侵略的政府都不会为它的侵略行为表示歉意的。

64. “侵略行为”这个词是分量很重的一个词。安理会无须提醒也知道，这样的词在联合国宪章里，只有对那些牵涉到第七章各项应付办法的问题才予以使用。无疑地，这个词原本就不是用来指象越南共和国和柬埔寨之间偶然发生的这类边境事件。

65. 柬埔寨的控诉涉及到了美国。控诉的这部分是以美国军官在两个事件中都在场的说法作为根据的。这有什么证据呢？据解释说，一九六四年五月八日被捕的一名受伤的越南俘虏是这样说的。然而美国政府所作的调查表明，情况正好相反。对于一个在被捕后不久仍处于混乱状态的俘虏所提供的供词如此相信，却无视一个负责的政府的调查结果，这在我看来至少是相当奇怪的。

66. 然而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些边境事件不是令人遗憾的。这些事件确实是令人遗憾的，特别是因为它们造成了生命财产的损失。任何人死亡都是令人遗憾的。我代表团愿向这些事件受害者的家属表示诚挚的同情。此外，如果听任此类事件重新发生，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这不仅将使两个邻国之间已很紧张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而且将危及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安全理事会关心这些事件是对的。

67. 如果我们正确地看这些事件的话，那么我们就不难找到其原因。我们都知道，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不幸的结果之一，就是十七度线把越南分割成两部分。从那个时候以来，越南人民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对付他们的敌人共产党。在十七度线以北，有组织和装备都很好的共产党军队，他们受北京共产党的指挥，企图通过使用武力在南方也确立他们的统治。南方本身也渗透进一伙来自北方的称为越共的恐怖分子，他们在河内的支持和指挥下进行颠覆活动，企图推翻越南共和国政府。

68. 无疑当前这些使东南亚各国深感不安的动



乱的根源就在北京。正是北京共产党政权及其在河内的分支从幕后指挥了在越南和这个地区其他地方所进行的一切颠覆和武装侵略活动。现在提出警告可能还为时不晚。如果不有效地制止这些活动，那么遭受其悲惨后果的将不只是越南人民。

69. 面对这种极其困难的局面，越南人民拒绝屈服于共产主义。他们继续为自由而战。我知道，他们目前的所作所为并不合甚至是自由世界中某些人的胃口。在这些人看来，反共是一种错误。但是，跟其他人民一样，越南人民当然有权按他们所选择的生活方式来生活。他们仅仅是为此而战斗。我认为，这个英雄的人民在当前的困难时刻应当得到全世界爱好自由人民的同情和一切可能的帮助。

70. 美国通过史蒂文森先生再次保证帮助那些准备为自由而战和决意保卫其独立的人民。史蒂文森先生提到美国以前在援助希腊人民时所遵循的那条原则，以及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亚洲的那番话，是令人鼓舞和放心的。我相信，史蒂文森先生在安理会〔第一一九次会议〕上的发言受到了亚洲各国人民热烈的、满意的欢迎。

71. 我高兴地看到越南共和国的代表出席安理会的会议。假若不是由于安理会中唯一的一张否决票的话，越南共和国本来早就就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了。在这次辩论中，我们听到了一些污蔑越南共和国政府的发言。我要告诉所有那些无知到连越南共和国政府的存在都不知道的人们，该政府作为越南的唯一合法政府，多年来就是联合国所有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员，并在联合国驻有一名观察员作为其代表。那些把该政府称为傀儡、说它没有得到授权以及什么戴着王冠的猴子等侮辱性的话，恰好适用于那个自称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河内政权。

72. 柬埔寨代表强调柬埔寨人是佛教徒，是爱好和平的。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另一方面，越南人也是佛教徒，他们也同样热爱和平。可是，共产党并不让他们享有和平。由于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他们现在正承受着抵抗共产党在东南亚的武装侵略的主要重担。倘若他们的努力失败了，我不知道，由此而产生的共产党武装部队直逼柬埔寨边界的局面，对柬埔寨人民来说是变得好一些，还是更为糟糕。

73. 即使现在，越共叛乱分子还在利用越南边境的地形进行恐怖活动。他们知道，他们在遭到越南政府军袭击的情况下，可以隐匿到边界的另一方去，而在政府军撤离以后，他们又可以卷土重来。

74. 越南共和国代表刚才向我们提供了证据，证明受中共支持的越南共产党利用柬埔寨领土作为给养来源和免遭越南政府军反击的庇护所，从而滥用了柬埔寨的主权。

75. 越柬边界沿线的地形特点对进行这类活动尤为合适。越南共和国代表向我们提供了详细情况，表明这条边界线没有明确标定，照我国代表团的理解，边界线无论如何不是一条因有诸如河流、山脉等显著特征而易于辨认的天然界线。边界线的南段似乎特别难办。它穿过位于分界线两侧而又连成一块的沼泽和稻田。使事情变得更为混乱的是，越南这边住有柬埔寨族人，而柬埔寨那边又住有越南族人。因此，要在一定的地点找出边界线经过的地理位置将是极其困难的。

76. 我认为，不光是越南军队在追击越共叛乱分子时会在边界沿线迷路，不管他们是否是识别地图的专家。越南共和国代表列举了一些柬埔寨人由于不慎也曾越过越南边界的事例。因此，越界似乎是一桩有来有往的事。

77. 鉴于上述情况，很明显，解决这个问题在于越南共和国政府和柬埔寨政府进行合作，以便制定出有效措施，制止今后发生任何未经批准的越界行为。这似乎是两国政府一度商定的行动方针。事实上，越南共和国政府的确派过一个代表团到柬埔寨去进行双边谈判，以解决这些边界争端。不幸的是，预定的谈判在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九日事件之后不得不予以放弃。大家可能还记得，柬埔寨国家元首曾于一九六四年三月九日发表过一个公开声明，说他将同所谓的越南和老挝未来的主人谈判关于边界的保证问题。在该项声明中，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则已得到了无条件的承认。现在，有待安理会来劝他不要强调未来，而要留意当今。未来是难于预言的。越南当今的主人很可能将仍然是越南未来的主

人。让我补充一句，我并不特别喜欢“主人”这个词。我只不过是援引柬埔寨国家元首的话罢了。

78. 认为召开一次新的日内瓦会议就会为越柬边界提供一项保证，这完全是幻想。日内瓦会议已召开过两次，并且签订过协议。但是这一切产生了什么结果呢？老挝首相富马亲王就在昨天还痛心指出：现在人们已看到上一次日内瓦会议的结果了。

79. 美国代表指出：“共产党人把一九六二年日内瓦协议看作一种丝毫不妨碍他们实现其接管老挝和南越的目的的工具。”我觉得，史蒂文森先生是想把话说的温和一些。不幸的是应当承认这一现实，日内瓦协议已成为共产党人借以掩护他们在东南亚获取更多领土和统治更多人口而施展阴谋的一个工具。另一方面，越柬边界这一特定问题是属于两个有关国家之间的事，应该对它作出相应的处理。

80. 在上星期和今天的会议上，人们提到了好几个为使边界恢复稳定而可能采取的切实措施。我认为，这些都是有益的建议。安全理事会可能愿意把这些建议推荐给有关双方以供他们考虑。安理会尤其应该趁此机会促使双方开始他们本身一度计划过要进行的谈判，并表示希望谈判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

81. **P. 迪安爵士**（联合王国）：我曾要求在辩论中早点发言，因为我国政府作为对印度支那各国的政治动向有深远影响的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的两主席之一，在当前我们讨论的问题上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

82. 这一特殊地位使我开门见山地要提起柬埔寨外交大臣五月十三日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件中的一句话〔见 S/5697〕<sup>4</sup>，这句话直接谈到了我国政府作为日内瓦会议两主席之一所起的作用。信中说，柬埔寨政府关于召开日内瓦会议的要求迄今为止一直遭到我国政府的反对。这种说法使我不得不澄清一下女王陛下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83. 我国政府已公开说明，一旦所有直接有关的政府——这里我引用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四日两主席邀请有关各方参加就老挝问题举行的国际会议的可供比较的信件中的话——“都表示同意参加会议”，它就

准备和苏联主席一起发出关于参加就柬埔寨的中立和领土完整召开的会议的邀请。

84. 正如安理会各位代表所知道的那样，当前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尽管我国政府为达成一致意见作了很多努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参与发出邀请参加一次我们有理由认为会遭到几个与柬埔寨政府存在着分歧的政府拒绝的会议，显然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次会议的目的恰恰是要和这些政府达成协议。上述考虑已经详细地向柬埔寨政府作了说明。

85. 我们不认为安全理事会通过一项要求召开一次关于柬埔寨问题的新的会议的决议，就会改变我刚才向安理会描述的那种基本情况。

86. 我刚才解释了我国政府对待这个问题的立场，现在想谈谈这些事件的背景。

87. 我不想把这场关于柬埔寨就它和越南共和国的边界上发生的特定事件所提出的控诉的辩论，扩大成为对印度支那地区其他地方的政治事件进行审议。这样做将是不必要的，将会超出议程所列问题的范围。另外，我认为这也无助于寻求一项解决柬埔寨代表要求我们解决的局势的办法。

88. 然而，有人已经试图扩大这场辩论。我的苏联同事向我们谈了他对越南共和国局势的看法。对于这种看法——我国代表团不同意这种看法——美国代表已经作了最适当不过的处置。

89. 我只想这样说：我国政府承认越南共和国政府，同情和支持它为反对叛乱分子所进行的斗争，这些叛乱分子在北方无视一九五四年停火协定而给予武器和人力援助并积极煽动下，企图通过武力把他们自己的独特理论强加在不听他们那一套的同胞身上。

90. 我国政府对这一由外国指挥的侵略事实毫不怀疑。从我国代表的观察到国际监督委员会的报告，都已多方证实了这一事实。

91. 我们完全赞同越南共和国有权向它的朋友寻求援助，以反对由外部怂恿的攻击，保卫其领土完整及其人民选择的社会制度。同样，我们相信，如果结束这场外来的共产党侵略，那就等于为防止柬埔寨

<sup>4</sup>同上。

和越南共和国之间边界事件的发生采取了一项重大步骤。

92. 我现在来谈一谈柬埔寨代表提请我们注意的具体控诉问题。我国代表团非常注意地听了这位代表在五月十九日和以后的发言，我们也仔细地读了他在四月十六日和五月十三日提交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文件[S/5666和S/5697]。我们今天还听到了越南共和国代表用深思熟虑的、讲理的言辞回答了对他的政府所提出的指控。这位代表还列举了好几个从边界另一侧向他们国家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的事例，以及危及越南共和国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其他侵犯边界的事件。

93. 我们注意到大家对柬埔寨代表提出的有关这些事件的事实本身意见是一致的。竟然发生这类事件，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痛苦和生命损失使我们深感痛心。

94. 非常明显，越南共和国和柬埔寨之间的边界局势是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安全理事会必须响应柬埔寨代表提出的为扭转局势而采取有效行动的要求。我们认为这些行动应当是一种特定的行动，仅仅针对柬埔寨代表提交我们讨论的问题。

95. 我们曾向安理会明确地阐述过我们对召开新的日内瓦会议问题的立场。但是，我还想谈一下柬埔寨代表提出的关于由国际监督委员会对边界实行某种程度监督的建议。

96. 我国代表团认为，在柬埔寨和在越南的国际监督委员会为完成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交给他们的任务已经够忙的了，并且日内瓦的这些协议也没有预见到当前出现的、必须采取特别措施来防止在高棉和越南边界发生事件的必要性。因此，我们认为安理会应该通过其他途径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为此，我们觉得可以吸取联合国从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以来在这方面所积累的丰富经验。

97. 在目前这个阶段，对于安理会应采取的措施，我们尚无具体建议。但是我们确实认为，美国代表在第一一九次会议上所提出的建议，有希望成为我们所指出的那种有效解决办法。我们认为，这些建议的很大优点在于和我们正在讨论的柬埔寨的控诉有

直接的关系，而且它不是仅仅限于对过去的事件进行调查，而是着重于防止今后发生新的事件。照我们看来，这才是安理会的讨论应该达到的目的。

98. **主席：**现在，我作为法国的代表来发言。

99. 我们要处理的问题是一个特定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柬埔寨常驻代表高棉政府在五月十三日提出的控诉[S/5697]中已经说得很明确。根据这项控诉，宋先生在他的几次发言中，以非常清楚的语言，而且正象安理会所看到的那样，抱着严格尊重事实的愿望，表明了柬埔寨只要求一点：要求国家的中立和领土完整不再受外来军事行动的摆布。为达到此目的，两个条件是必要的：一方面，对这类事件表示遗憾；另一方面，采取措施以防止这些事件重新发生。

100. 法国政府完全支持这两项要求。事实上，难道会有哪一个致力于遵守联合国宪章的联合国会员国会回避今天落到安全理事会肩上的责任吗？这个责任就是在世界上一个特别动荡的地区维护柬埔寨的领土和保证居民的安全。

101. 几世纪来，高棉人民证明了他们愿与他人和平相处，并渴望在和平中继承和发扬他们悠久而高尚的文明。一九五四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在印度支那半岛的历史上打开了一个新纪元。会议采取了措施使柬埔寨能够独立地生活并与它的邻国和睦相处。无论其中有些邻国发生了什么样的十分不幸的动乱，在西哈努克亲王开明领导下的高棉政府完全没有辜负日内瓦会议参加者的希望：柬埔寨把它的全部力量投入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事业中去，同时本着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的真正精神，正式宣告它信守中立，并以此作为它独立的基石。可以说柬埔寨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了这种思想的精神力量，并且毫不犹豫地以此与物质力量相抗衡。法国认为这种政策是令人尊敬的，是应该受到支持和鼓励的。正象戴高乐将军在五月五日给西哈努克亲王的电报中所说的那样：“高棉王国以它坚强维护的民族团结，在如何在一国领土上维护自由、和平、法律和秩序方面树立了一个榜样，并成了这个地区的一种典范的稳定因素。”

102. 同时，我们已经、而且现在仍然痛苦地看到越南人民在经受着深重的苦难。法国仍然忠于对越

南人民的悠久友谊，同情他们的痛苦，并为他们国土上发生的事件感到痛心。我们希望人们在这里也能重新回到一九五四年的协议上来，因为我们认为，这是结束这个国家目前所处的痛苦局面和由此而产生的令人遗憾的事件的最好办法。

103. 不幸的是我们发现，特别是近几个月来，事态的发展似乎与柬埔寨政府基于勇敢的态度而抱有的正当的希望是背道而驰的。柬埔寨是多次严重事件的受害者，其公民的生命财产都遭到损失。我不愿重复描述蒙村、昌特里亚、达埃和特洛发生的事件，因为柬埔寨代表团已经向安理会提供了最详细的情况。但是，我想强调在我们看来是基本的一点：从柬埔寨王国政府这方面来说，它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以任何方式对其邻国主动采取军事行动。毫无疑问，今天柬埔寨是那种完全不是它的政府所造成的局势的受害者。

104. 这个政府所提出的请求本身，难道不就是这种和平精神的最好证明吗？它主要要求什么呢？就是要求立即召开新的日内瓦会议，因为它认为这是有效地保证其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中立的唯一办法。安理会各位代表知道，法国政府完全支持这个要求，现在我想代表法国政府在这里重申一下我们的这一立场。

105. 但是，我国代表团认为，有些决定现在在这里就可以作出。当柬埔寨政府表示希望安理会正式记录在案它对过去发生的事件及人命损失深感遗憾，并强烈敦促应对此负责的各方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件和公正赔偿受害者的损失的时候，我们毕竟不能拒不满足柬埔寨政府的这一要求。

106. 至于怎样才能对进入柬埔寨领土的通道进行监督的问题，人们已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我们觉得，与其建立完全新的须经两方同意而且要经过一番缓慢、困难而费钱的过程才能成立的机构，还不如利用日内瓦会议所建立的那些机构，即两个与此有关的国际监督委员会，一个在柬埔寨，一个在越南。这样做，除了具有利用那些已经在现场并有很多经验的班子的肯定好处之外，还使得有可能、而且显然也有必要在越南共和国——也就是说，在那些多次越过柬埔寨边界的部队出动的领土上——和在柬埔寨王国都采取行动，以便在出现新的侵犯边境事件时进行调

查，或者乐观一点讲，能够确切知道这一地区没有发生任何不正常情况。

107. 为此，这两个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自然应该弄得明确些，同时它们的活动方式也必须改变，以适应这些新的职责，这种职责包含密切协调它们各自的活动。当然不应由安全理事会来确定这些职权范围。但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可向各有关大国提出一项它们肯定会考虑实施的建议，以便根据它们认为是最适当的程序来确定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108. 这样，柬埔寨和越南就会有双重的保证，而这只会有助于逐步恢复两国的睦邻关系。作为两国人民的老朋友，法国比任何人都希望能创造条件使两国得以恢复这种谅解关系。

109. 考虑到时间已经很晚了，如果我刚才作为法国代表所作的发言免于连续翻译，我想我的同事们不会有什么异议。现在我以会议主席的身分请报名在今天上午发言的最后一位代表柬埔寨代表发言。

110. 胡森巴先生(柬埔寨)：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发言，我想首先代表柬埔寨王国政府和人民向安全理事会主席和各位代表表示深切的感谢，感谢你们对王国政府提出的请安理会开会研究其对美国政府和西贡政府的控诉的要求作了肯定的回答。

111. 我想讲得简短一些，因为我保留明天对西贡代表、美国代表以及其他在我之前发言的代表的发言逐点进行答辩的权利。

112. 王国政府断然拒绝西贡代表的诽谤性指控，这位代表企图破坏柬埔寨王国武装部队的信誉，说什么柬埔寨士兵越境屠杀了永乐村的居民。柬埔寨王国政府已经回答了这种卑鄙的诽谤，因此我就不想回过头去谈这个问题了。

113. 西贡代表还说柬埔寨正在被用来作为越共的补给地。他列举了柬埔寨进口某些产品的统计数字。西贡竟然认为应当不择手段地在国际舆论面前洗刷自己，诋毁作为原告在这里出现的柬埔寨并破坏它的信誉，我是一点也不感到奇怪的。

114. 然而，西贡代表承认了对柬埔寨领土的侵

略行为日趋频繁。他为了替自己辩护，就提出了某些论据：边界没有明确划定，越共叛乱分子在柬埔寨躲避，等等。王国政府强烈抗议这种为美国-南越军队侵略行为辩白的说法，因为它不符合事实。

115. 西贡代表还提到了对柬埔寨蒙村的轰炸，在这次轰炸中，一些无辜妇女和儿童被炸死。国际监督委员会和外国观察家——各大使馆的武官和新闻专员、柬埔寨和国外的报界都去了现场，证实了南越军队这种野蛮的侵略行为。

116. 西贡代表提到这一次他的政府曾建议柬埔寨王国政府建立一个联合委员会来分摊罪责。对我们来说，这个建议是对我国死难者的污辱：罪责早已分摊清楚了，因为柬埔寨蒙村确实遭到了南越飞机的轰炸和扫射，除非西贡想说这是美国空军干的事。

117. 西贡代表毫不踌躇地提到国际监督委员会的报告，试图证明北越破坏了总协议。但是使人吃惊的是，这位代表却拒绝严肃对待国际监督委员会关于美国-南越军队袭击柬埔寨的报告。

118. 关于那些袭击事件，他还谈到了昌特里亚事件，并声称他的政府当时立即就向王国政府表示了歉意。在这里，我想恢复事实的真相，因为事实与西贡代表所讲的不相符合。西贡政府是在这次袭击发生之后一个多月才向王国政府道歉的。但是西贡政府就在袭击昌特里亚以后，却马上就 L-19 型侦察机被柬埔寨战斗机击落一事向柬埔寨提交一份抗议照会。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引用当时在柬埔寨的越南代表团团长说的某些话。我指的是黄文高将军，他当时要求不要把那个抗议照会交给王国政府，因为正如他所说的：“要承认自己所做的事，是需要勇气的。”他承认，这架飞机之所以被击落，是因为它参加了美国-南越军队对昌特里亚村的侵略行动。事实上，当柬埔寨战斗机到达昌特里亚上空时，这架飞机就收到了柬埔寨战斗机队发出的要求它同它们一起飞到金边去的命令，这架飞机当时在指挥作战，机上有一名美国军官和一名越南军官。由于这架 L-19 型飞机不理睬柬埔寨战斗机队的这一命令，柬埔寨战斗机队才不得不在昌特里亚上空把它击落。但是机上人员没有受伤，并设法把飞机开回越南领土。这就是 L-19 型飞机事件

的真相。越南的黄文高将军承认，他曾主动要求不要把那个抗议照会交给王国政府，并把这件事通知了它。

119. 越南代表试图进行辩解，声称这些事件只是在某些地区发生的，他特别提到了昌特里亚和特洛。为了提请安理会注意，我顺便说一下，西贡代表没有谈到五月七日对柬埔寨达埃村的袭击。

120. 每次事件发生后，我都陪同国际监督委员会、各大使馆的武官、新闻专员和我国及国际报界代表到现场去记下越南袭击的第一手情况，美国-南越部队袭击昌特里亚的那一次，我把黄文高将军也带去了；我们乘直升飞机在该地区上空飞行，并看到了在这个开阔的平原是根本不可能看错地方的。你们在地图上看到的第一个村庄位于离边界六公里多的柬埔寨领土内，这个村庄就是昌特里亚。

121. 至于达埃和特洛，在那里，由于有森林的边缘为标志，边界也是清楚划定和标明的。森林在越南领土上，而平原则是柬埔寨领土。国际监督委员会和所有公正的外国观察家都会证实在那里不可能发生错误。

122. 为了回答南越及其朋友旨在为美国-南越军队的这些袭击行为进行辩解而在目前搞的宣传运动：说什么边界不明确呀，叛乱分子到柬埔寨躲避呀，美国-南越军队是在追逐这些叛乱分子的呀，等等，以此来解释他们对边境的侵犯，我再说一下，为了回答南越的这套宣传，王国政府已请求驻柬埔寨的国际监督委员会公布它的报告。我希望两主席同意柬埔寨的这一请求。

123. 西贡代表声称，美国-南越军队是在追逐叛乱分子时才越过了边界。我要声明，在这几次袭击期间，既没有越共出现，也没有追捕越共的事，因为国际监督委员会和外国观察家都能看到在这些地区没有越共。奇怪的是：在死伤者中，没有发现一个越共，所有的死伤者毫无例外地都是柬埔寨的村民，是儿童、妇女和老人。

124. 西贡代表还声称，他的政府打算同柬埔寨重建关系，并提到了陈正长大使和黄文高将军对柬埔寨的访问。但是，西贡代表却忘了，正是柬埔寨为了缓和柬埔寨和南越之间的紧张局势，而主动努力在两国之间建立一种互相谅解的气氛。西贡代表也忘了当

这位在座的卓越的西贡代表担任外交部长时，西哈努克亲王对西贡所进行的访问。不幸得很，这次访问非但没有导致两国紧张局势的缓和，反而由于西贡政府，吴庭艳总统的政府的无理领土要求，而进一步加剧了柬埔寨和南越之间的紧张局势。

125. 在座的这位西贡代表无疑会记得他担任他的政府的外交国务秘书时亲自签署的那封信吧。西贡代表可能也还记得我本人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为了试图同南越政府研究缓和两国之间紧张局势的办法，对西贡所进行的友好访问吧。他可能也会进一步想起柬埔寨曾在金边接待了黄文高将军，并给了他以十分友好的欢迎。

126. 不幸的是，随着每次西贡政府的更迭而来的是两国之间紧张局势的恶化。在吴庭艳政府统治时期，这反映在我沿海岛屿提出的无理主权要求上；在杨文明政府的时代，则反映在对坎特村的一个警察哨所的扫射上。该哨所位于柬埔寨境内好几公里，而且哨所上空飘扬着柬埔寨国旗；尽管如此，越南飞机还是扫射和轰炸了这个哨所。

127. 西贡现政府通过它在这里的代表声称，它打算同柬埔寨重建关系；但是，这个政府一执政，就发生了袭击我昌特里亚村的不幸事件，而在最近，又袭击了达埃村。在这些袭击中，无辜的妇女和儿童被打死。

128. 这就是在西贡代表发言之后我想要恢复的事实真相。正如我在开始时所说的，我保留在下次会议上对其他发言人更详细地逐点进行答辩的权利。

129. **主席：**越南共和国代表要求作一个简短的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130. **武文牡先生（越南共和国）：**首先请原谅我在这么晚时间要求再次发言；但我并不想耽搁安理会很长时间。我只想用两分钟的时间在此，在安全理事会面前，就柬埔寨政府代表对越南共和国所用的称呼，大胆表示我们越南共和国代表团的愤怒抗议。根本不存在什么“西贡政府”这种东西。

131. 在秘书长的代表于这次会议开始时，就联合国采用以“越南共和国”称呼我国为习惯称呼法一事作了长篇声明之后，在座的柬埔寨王国政府外交大臣竟然在这同一次会议上就对秘书长的代表仅在几分钟

前刚刚说过的话表现出如此完全的无知，这至少是一种讽刺。

132. 就问题的实质及其所涉及的原则来说，由于我刚才所讲到的原因，即这里没有西贡政府的代表，因此我们拒绝对柬埔寨王国政府外交大臣刚才所说的话予以考虑。

133. 只是出于对柬埔寨人民的传统友谊，也是出于国际礼节的起码的准则，我才不把柬埔寨外交大臣称为“金边政府外交大臣”。

134. **主席：**现在苏联代表要就一项程序问题发言。

135.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安全理事会代表们在倾听了法国代表的发言后，赞赏他很有礼貌地放弃把他的发言连续翻译成其他语言时所表现出的灵活性。照我们的理解，他这样做是为了加快安全理事会的工作速度，因为时间已经很晚了。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一方面表现出灵活性和谅解，而另一方面又允许在座的西贡政权代表发言来破坏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呢？

136. **主席先生，**我请求你注意使人们今后遵守既定的程序，并努力使不仅是安全理事会的代表而且特别是那些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的人表现出应有的灵活性。

137. **约斯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今天上午，柬埔寨外交大臣又一次指控美国侵略柬埔寨。现在我只想再一次明确地否认美国曾经对柬埔寨采取过任何侵略行动。我们所进行的周密的调查已经证明，除昌特里亚发生的唯一的一次事件外，没有任何一个美国人越过柬埔寨的边界，而且那一次也是由于疏忽所致，毫无敌对意图。

138. 此外，我们准备让一支联合国部队驻守边界沿线，以确保边界不受越南、越共或者任何其他人的侵犯。我们希望柬埔寨政府也能接受这样的安排。

139. **主席：**今天上午和明天上午再没有人要求发言了。鉴于有人要求明天下午开会，如果安理会同意，我认为会议可以在明天下午三时举行。

会议决定如上。

下午一时二十五分散会

---

###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ا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او في جنيف .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